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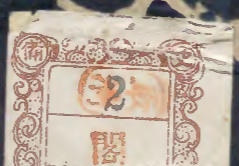
贈餘雜錄

四共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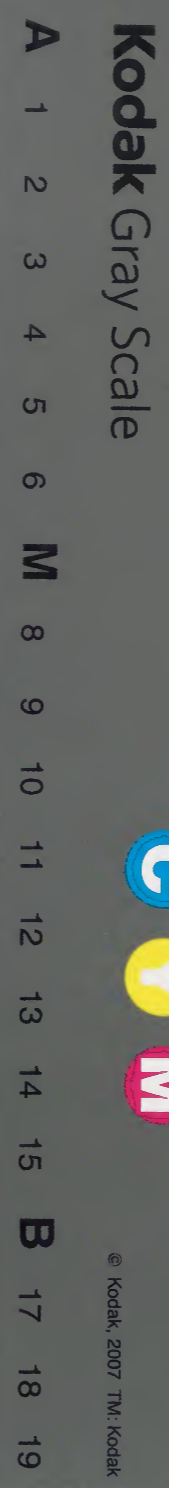
福

		二〇七八	和書門
五	九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二	二〇七八	和
一	五八	書
三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788
冊數	5 (4)
函號	211 179



淺草文庫

和學講談所

贈餘雜錄卷之四

善齋撰

門生問曰四書增釋何人選焉耶余曰不知也一日

偶閱萬姓統譜云吳升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

布衣領薦登壬子進士第晚號定菴所著有四書增

釋又注朱子感興詩及丁巳雜藁卒年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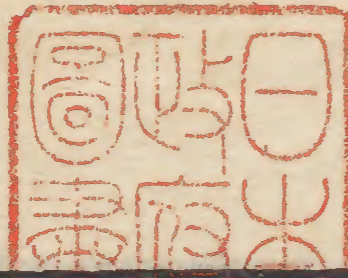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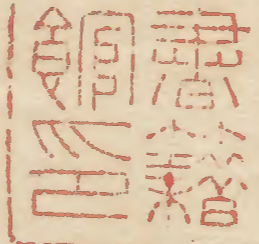
李高涼少洲稿有曹操疑塚詩云設塚疑人保永終

阿瞞設策未為工聚將千畝農夫力一捲能消幾日

功

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未知是誰人作

也後閱信義堂貞和集云雪巖示仲舉書記白底是



紙黑底字遮般說話大家知何如黑漆屏風上醉掃
盧全月蝕詩

惺齋先生富士山詩青天忽見素羅笠羅笠檐中十

五州可謂斬新傑作楊廷秀牽牛花詩紫羅笠頂碧

羅簷晚卸藍裳著西衫望見竹籬心獨喜翩然飛上

紫瓊簷先生益本乎茲首句而賦者邪楊廷秀牽牛

花三首事文類聚載

宋趙希鵠云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

人自以為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

也

李時珍曰蜀人見鶻而思杜宇故呼杜鶻說者遂謂

杜宇化鶻訛矣鶻與子鶻子規鶻鶻催歸諸名皆因

其聲似各隨方音呼之而已其鳴若曰不如歸去

春秋通志二十卷宋紹興間人吳郡朱長文撰

祐成時宗殺祐經復父仇祐成為忠常被戮時宗為

童五郎丸所虜賴朝惜其勇材欲活之祐經子大房

丸嗚咽告訴欲殺之賴朝遂殺時宗丸父罪當死子

不當報仇父死不當罪或非出上命而為人所擠脂

以死其子豈不可報乎昔者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

二子瑄琇為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

李林甫

二

必欲殺之而一子竟伏大刑九齡林甫君子小人之
異可觀焉

公安表中即論道遙遊大宗師名廣莊筆力縱橫奮
發激烈義理精密殆無餘蘊讀焉則如魘得醒如渴
得泉

中庸至誠如神莊忠甫曰夫陰陽之精爽流行於天
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人心謂之魂魄魂魄之所以
分於鬼神者隔於形也齊丘子曰水至清而結冰不
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反清形散反明故覺不
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惟至誠則血氣不得而醉

我七竅不得而囚我五根不得而役我有形之後同
於未始有形之先其為魂魄也無以異於為鬼神也
故曰至誠如神

人不欲有一藝藝之耻困人者尚矣閭立本善畫而
傳呼畫師蔡允恭善詩而隋主唸諷遣教宮女帝誕
善書而書匾遭籠盛且王逸少蕭子雲王褒皆以筆
迹掩其清才乎余少以讀書抽毫奔競宦路或說向
乎豪家或揮洒乎碑碣愁苦溷落為終身璧瑕余縱
雖不解一字可不至今日邪齒落唇枯衰朽大至噫
已夫

顏之推有勸敬字帛文其畧云士之隸吾籍者皆自
 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帛遺隊必
 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
 重吾字帛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
 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
 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為證余觀世人以字帛糊
 窓糊屏或作帛燭登廁或作臥褥甚者至拭瘡拭糞
 復觀僧徒用紺紙金字佛經裁作數片粉飾屏障如
 此之屬神奪識鑿飽受現報不得書以呂波不得讀
 一卷經真瞎盲也噫可憫可閔又可笑

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閩中陳全之云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

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

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

鎮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

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

之鴻匠也邊公材不逮識朴質有餘而華采不足豈

天稟限之歟景明文不如其詩十二論多局而不變

信哉作者之難也

元亨釋書云長谷寺者比丘道明沙弥德道乃法道
 仙人也

勦力建其像材者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靂木也藤房前奏賜和州祖縮三千束乃刻十一面觀音像佛土替主勲替文會作之

奧州基衡建金堂舊號圓隆寺安丈六藥師佛及十二神

將厚賂洛之佛匠雲慶而刻焉製度巧麗妙相端正冠絕一時蓋以玉為佛眼後世佛菩薩玉眼之製出自雲慶云

或謂余曰南京寶庫有名香號蘭奢待歷世國王繼有守法一炷之其香聞於數百步雖鏢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

濯亦不消歇

雖古來不獨今當世之人無賴尤甚志儻有合則投粉骨刎頸之言志有一忤則為下石表甲之讐且如列國外嬖專政蓋墮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趨趨左道則不得出入於其門况介僻自肆昧於義理黜陟多失其人乎可悲夫

文與武此一而文如根幹武如枝葉後世惟知武之為武而不知文之為武也終岐而為二矣惜夫武家當就有道而學文也不然則無筭畫之以制乎敵無威愛之以馭乎衆也豈不思哉花之六陣之八兵之

有奇有正皆潛心於文而從事於武者也經國之要
惟知用武之在文中而可始與言武已矣今不敢多
說

出郭郊行扣一禪扉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草
豐乾如毯有僧出邀自繙年踰八十性雖不解文字
味近粉黛留余一飯輟卻座中一日忙春風花木
是禪房苦茶糲飯於吾足應笑僧無般若湯
豁子偕浮屠月潭來扣沕潛屈話及僊佛異踪豁子
袖出和香一奩惠余曰吾子盍言詩乎技養之抱不
覺弄筆詩成警辭月潭曰夫香多種有辟寒辟邪香

有知見解脫香試教和香供佛得無量功德惜乎作
主客清賞法華云八百鼻功德余響應曰海上有人
逐臭有甚功德月潭笑絕欲倒珍投絕品輒難評
一炷博山神骨清雲似庭堅帳中氣可憐野老未詩
鳴

秋暑歌二章章四句暑如何兮暑未醒幾悵望兮山
之青臥宵分兮眼難瞑熱殺熱殺兮心豈惺惺火
雲之熾兮茲秋何秋柰涼難動兮露華未浮井漂不
食兮珠壁暗投煩熯氣安得避兮墓地跣足科頭
人必有嗜好之物而未能窮其理見玉華不覺高逸

此玩月而未能窮其理念香豔不覺幽韻此愛花而未能窮其理貴寫貌不覺精神此學書畫而未能窮其理執方法不覺權變此用藥而未能窮其理葉清臣云酈元善於水經而未嘗知茶王肅癖於茗飲而言不及水噫昔人猶然况今日乎余不能不慕山水花竹欲歌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為微俸所羈未得遂初志故階前盈丈之地鑿小池寘小石植花栽竹竊擬尋窈窕之壑經崎嶇之丘聊以娛一日之餘閒耳文章正宗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東坡題雲龍草堂石磬折為督郵腰懸作山人室

丘

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濱石陳仁錫云或謂王元之詩不及文文有竹樓記詩無可取者余摘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粉點茵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胸襟儘瀟灑句法儘精詣與竹樓記俱可稱工絕狐死首立豹死首山明善要言引廣志顏氏家訓云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讀書錄云伏羲時卦畫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

虞夏周之世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朕志先定昆命於元龜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箕子陳洪範替疑之疇尤詳於卜筮大上掌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以是觀之則周已上蓋已有占卜之法矣周易則因文王演易繫彖周公繫爻而得各周以前占卜之法既皆不傳今所傳者唯周易至孔子則作彖傳小象大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謂之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

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即其意而觀之可也朱子之易士邵子啓蒙可見

前漢書藝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

更三聖常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師古曰更經也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

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易正義云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美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

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

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遺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 又云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 又云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 按商瞿孔門七十弟子之列也 方孝孺武王伐紂論郭子章荊卿論楊慎過秦論劉氏鴻書列而載焉撫文味義雋永無窮事雖有不同其立論遣辭之際理致皆佳未易優劣

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溪側忽湧醒泉遂以范公名之今醫家汲此丸藥號青州白丸子出廣輿記國俗以亡人骨窆高野山其來尚矣益伴弘法大師龍華三會之大定也近世副骨以金投諸窟中商之精黠者厚賂僧徒則僧徒棄骨於谷中拾金與商此與賣骨無以異也豈修福之意哉役小角者流有一山伏雖帶妻抱兒登爐壇執金剛杵修護摩法且語人曰試使我祈心之所欲無不成就飽受觀蓮帑金寔粟又標李之一猗頓爾世人何其愚哉無一而誣焉者曹司何不加榜笞乎

天兒屋根
命世一世
之裔乃大
織冠無足
也

藤兼良著神代纂疏擯撫佛老之說而會解神祇之
道何其混殺踏亂之甚哉付之覆瓿黏臆可也而本
朝天地人皇之氣脉接續其道純粹明睿不可加一
毫况天兒屋根命大織冠之元本宗源猶存于今日
乎嗚呼學不貴博瞻但貴精密不然則必有趨末棄
本之病也天兒屋根命乃春日明神也是舊事紀之
說也日本紀中臣遠祖天兒屋根命云
楊慎菴林伐山云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
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无明止如定而
後能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以予觀之天台所謂摩

異氏曰字之
難知者緩急
可就而求焉
補曰急疾也
就成也

說文繫傳卷
頤篇爰曆篇
學篇為三蒼
隋志以李斯蒼
頤篇楊雄訓纂
篇後漢賈勳滂
喜篇為三蒼

訶止觀與大學定而後能靜慮而後能得者理自不
同不知楊公有何據而為一致耶大率先儒多此等
附會可甚恠也余舊讀止觀及輔行記故知其理之
異云爾

顏師古急就篇注叙其畧云急就篇者其源出於小
學家昔在周宣粵有史籀曹演暢古文初著大篆秦
兼天下罷黜異書丞相李斯又撰蒼頡中車府令趙
高繼造爰曆太史令胡毋音無敬作博學篇所以啓導
青衿垂法錦帶也逮至炎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俾
效書寫多所載述務適時要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

會餘錄卷四

成之間列於祕府云宋太宗實錄端拱二年七月
 丙戌以御書急就章藏於祕閣急就章者漢元章時
 黃門令史游所作也帝留心字學先是下詔求先賢
 墨迹有以鍾繇書急就章為獻字多踏駁上親艸書
 一本仍刻石分賜近臣宋惟幹獻御書急就章賦以
 一軸賜之碑本皇象書顏本顏師古黃本黃魯直
 李本李仁甫越本朱文公刊今按急就篇者史游所
 撰顏師古繼父思魯之志為之訓解王應麟伯厚補
 注故出玉海

性理要錄云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

在肝正寤在心

宋晉陽王林燕翼貽謀錄云為出母服士大夫之家
 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
 生而視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
 生永德為穎所出永德知鄧州於州解作二堂左繼
 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
 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皆得入謁劉
 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
 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
 事文類聚前集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

意注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范家山隨處可松

秋荷鋪葉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

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焉

何厚薄晚風拊掌菊花秋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彪之姑必有才學

漢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為婕妤婕妤者後妃之位

名也

楊升菴曰李白慕謝安東山故自号東山李白杜子

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

李卓吾曰蜀人則以白為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為隴

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為山東產○王元美斷以范

傳正墓志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

生焉是謂實錄徐焯曰陳眉公謂李白生于彰明縣

青蓮鄉故号青蓮想别有據

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

士來謁聞而教之明白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僕以

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出轍余謂凡人

家奴婢朴直愚駘者好所役使偶有捷敏者彼不為

我所役使我却為彼所役使君實之言今乃合符

拙於音律故无琴拙於奕棋故无局拙於控射故無

孤矢拙於駕馭故无馬性不慕矚它技向來習氣猶
 有斷編破研秃筆爾凡不喜世態之可以悅人者但
 要恬素之可以安我事亦貧四壁白髮千莖簞綠養
 頽欲終天年
 烽主晝燧主夜○陸離散亂參差也○呆古某字今
 俗以為癡獸字誤
 一日讀朱文公感興詩真足以寒駭佞之膽而發吾
 人性情之正也公自序云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
 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
 金膏水碧雖近之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

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允筆力萎弱竟不
 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
 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
 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
 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楊升菴云或請予曰朱
 子感興詩比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璧之青裙白
 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袿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
 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
 語也

薛瑄云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

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
真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為真下之元矣生理循環
蓋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詩答之曰面前徑
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
滿地生荆棘余謂寬則得眾可以印証
宋楊伯禹臆乘云俗稱果核中子曰仁或曰入相傳
如此於義未明余謂當以仁是蓋仁者生意之所寓
謂百果得此為發生之基○又云左傳一介行李杜
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古文使字从山从人从

子豈悞以使字為李耶

沙志載左溪灣溪邊一石下有一小孔相傳舊有粟
出一夕之出自足以充貧人一日之食有貧者志在
多得鑿而大之粟因以竭自後無復出云宋趙希鵠
云紹興一士大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
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研滴

秘書監魏徵群書治要載三畧夫主將之法務在於
攬英雄之心也攬結

明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選古詩歸凡十五卷自古
逸至

隋唐詩歸凡三十六卷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
中唐八卷晚唐四卷

隱秀軒集鍾伯敬本集也林亭詩云城午亭先晚園
 春水欲秋西山詩花鳥春難晚林泉復每遲水閣詩
 鴈帶他村日蘋生別苑風遊山詩地非難一往客未
 易同遊此等句豪爽不多讓唐人唯無些含蘊耳○
 鍾伯敬曰先生曾問予膽識二字孰先予對曰膽到
 處亦能生識先生曰恐當是識到處方能生膽予曰
 初無先後但到處自能相生耳先生思之良久首肯
 先生謂雷何忌余謂學者不可不思膽識之字無膽識而嗜
 博彊亦與世之不知施用而積蓄財寶之輩氣魄頗
 一般

西湖志孤山勝蹟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
 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
 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金華
 王庭書之元胡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
 簪一枝成化十年郡守李端葺治北山勝蹟翻經臺
 相傳謝靈運為兒時翻經於此廬山記云謝靈運見
 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翻為南本三十二卷遂
 以名臺則臺當在廬山而茲山更見豈後人希謝氏
 之高踪而托其名耶
 周易參同契藏于家塾者尚矣讀易者不可不兼讀

參同契焉參同契三篇蓋東漢魏伯陽選述朱紫陽註解廬陵黃瑞節附錄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發揮附錄五代彭曉云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覽文詞通諸緯候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莫量與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

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物象而論茲名周易參同契云○阮登炳發揮序云參同契乃萬古丹經之祖其辭古奧密微莫可測識然亦未有真知實踐得其正傳而不能通此者也若其論議與之相戾而曰我自有秘授焉用此為則亦妄人而已昔者紫陽朱夫子鳴道於淳熙慶元間旁通百氏有異乎吾之說者未嘗隨聲附和苟同也乃獨愛伯陽之書為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為癖有注釋有考異

且嘗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當塗南谷子杜道堅云朱文公謂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又謂其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為之解註人見其解註之辭尚多闕疑而未詳遂謂文公且然寧復有詳於文公者殊不知仙家丹書皆內景法象隱語所謂口訣之祕則有師授斷非世儒訓詁之學所能意解夫文公之於是書豈文義有所未究蓋欠教外別傳一句耳

親房撰職原抄官掌四人唐名太政官被官也今按掌國之國當作固唐名今按曆官漢曰

保章正然云正保則章字闕而正保二字倒言蓋親房偶未之考耳

律令三代格式之書汗漫汪洋觀者憾焉惟長春法曹至要抄刪繁提要歸諸簡約三卷最便檢閱紀綱紊倫理墮之表世不可無之書也

孤對哀談云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曰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飛磚擊瓦僧人怖恐馬太右聞而告于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國子監焉○

又引菽園雜記云嘗有入臨刑以二覆奏得免或問
 當此時自覺心神如何云已昏然無所之但記身坐
 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
 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而所見面縛者其身
 也觀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矣
 進修楷範上中下正德中恒齋文城柳雲輯制慾劉
 安世曰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
 自念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
 之變三十年来血氣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

特言公曰...
 天...
 ...

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正未嘗頃
 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草書
 歲時家廟祀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唐裴洎
 有故人求京兆尹官屬洎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
 故人之故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
 得之○柳玘為嶺南節度使官解中榻孰既食償其
 直藏於官○南宋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私
 財餽餉盈門一無所受余謂欲裨今之掌銓衡之任
 及廳官守令者知此焉○謂蘇軾為蘓長公謂蘇轍
 為蘇少公陳石山詩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少公

會錄卷四

十一

作長句班馬安得擬張文潛詩長公波瀾萬頃海少
 公峭拔千尋麓○韓琦曰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
 自然不自然則擾矣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
 社公不禁亦不駢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
 後宋相繼政者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
 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騷
 然矣

陳仁錫曰長卿為子虛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
 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
 百自而後成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

撫言云何
 消為瀟湘
 賦天下傳
 之同時潘
 緯以古鏡
 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夕賦瀟湘

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雲曰
 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
 廷之中高文典用相如又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
 來其神化所至耶

呂東萊曰大學石碑所存謂之石經又與古本不同
 恐石裂字磨或後儒傳述改移未足為據學者當以
 程朱所訂定本為是

論語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朱子曰道不外乎日用
 常行之間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
 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陳潛室曰此

聞非謂耳聞謂心聞也即程門所謂一旦融會貫通
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到
此境界雖死無憾袁了凡曰人之忻生而怖死者只
未聞道耳聞道則夭壽不貳彭殤一致王龍溪曰道
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生死虛靜光明超然而
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
也耿楚侗曰生順死安無復遺憾誠隔靴搔痒之說
盖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至流浪
顛倒聞則此箇原是无生死的。一息萬年孰終孰始
辟之漚起漚滅而大海自如。

陳仁錫諸子函載太公六韜軍勢書其後云甲子武
王伐紂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
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
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
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
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誅惡見惡
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載立將書其

後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
 即念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
 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
 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
 齊○前尚賢篇末所紀與文王論釣法本此
 源相國家康公謚東照大權現重贈官號方曾
 在世有人獻夜壺繪畫極巧公大怒謂侍臣曰穢
 器既如此則杯盃盤盒當如何裝粧命而碎之按宋
 史太祖平蜀之後見蜀主孟昶七寶裝溺器命撞碎
 云噫域殊世異然二君之用心惟同故併書可贊美

焉

倭漢之利於鼻者捉筆書于左釋守印姓主師氏泉
 州人也早從勝虞法師學性聰明精法相鼻根甚利
 一時邀出客有來而不遇去者印歸問曰誰來此門
 人告所由又問何以知之印曰聞香知之印蓋承和
 中人耿聽聲者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上奇之呼入
 北宮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
 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

金玉詩話云重韻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船字眠
 字天字各用前字凡三於舌未有其體予常質之叔

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製重韻无害亦周詩分章意也握牘吮墨者不知乎
宋常山宋敏求曰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之贊寧為首坐其書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丹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彤官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稷歷

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卷復集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亦世不傳

昧夫賴政之無識鑒也何不覺宗盛為臍脂自照之器宗盛之驕奢頑愚蓋天下之棄人也宗盛乞仲綱之名馬仲綱愛惜不肯與宗盛馳使數乞仲綱知勢之不可以敵而終與矣宗盛怒其與之涉慳吝剔髮火印膚大愧仲綱此賴政叛逆之所由起也賴政仲綱不虞復得宗盛之馬大喜以剔鬣火印膚直報宗盛此區區丈夫之事而有智術者之所不敢為也賴政有包羞乎勝下忍耻乎進履之意則屈蠖之伸繫

蛇之動方賴朝之復仇撥亂而奮臂戮力洗其宿冤
 何難之有嗚呼如賴政膽勇短悍之人而決非智謀
 寬量之士矣一朝之忿怒倒行逆施取敗於宇治之
 一戰者獨何哉矧使高倉皇子蒙黃蘆墮軀命乎數
 百年之後使人感愴也
 庾翼與右軍齊名翼與人書云兒輩厭家雞愛野鷺
 皆學逸少書雞有五德而畜於家居故厭焉鷺無七
 技而遊於野渚故愛焉人事九然何之其所親愛而
 辟之甚哉

楊文公談苑十字文題云勅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

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
 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
 之名始定於此

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七百六
 十歲

包術曰道書以一卷為一帛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
 以一條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用之帛音周一作
 鹿門隱書云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
 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石與道心無連日樹同僧臘不知年宗泐季潭

勢州度會郡者兩宮鎮座之靈境也垂仁帝之時倭
 姬命隨天照大神之教立齊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
 磯宮或號渡遇宮是今之内宮也倭姬者垂仁第二
 女或云第四女生而容貌端麗聰明慧敏操持貞潔
 故通於神明云郡号度會者神名秘書云大國玉神
 奉迎日神之時以梓弓為橋而度焉故名類聚本源
 云度會大國王比賣社者大已貴命與佐佐良比賣
 命也

負顯其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字彙作負顯作
力貌顯音避負顯
 戲音

遣

人與我得喪利害不能理遺若能消磨了千駒一瓢
 金屋席門膏粱脫粟文繡布褐有何差異況世之童
 乎顛緇乎軀者哉貪而為足者同極樂國富而為不
 足者同飢餓鬼能仁寂默之掉舌但在去貪婪修淨
 業而已狄梁公云佛以清淨慈悲為有矣公素未奉
 佛而能知佛清淨者何貪而為足之謂也慈悲者何
 民胞物與之謂也念念警覺船到彼岸心心顛倒身
 墮火坑誠哉應浮屠之求而題足室之後
 僧惠洪新昌人字覺範俗姓彭氏禪學最深註金剛
 楞嚴經傍通書史能文尤工於詩與陳了翁黃山谷

友善所著有甘露集林間錄冷齋夜話天厨禁商大明

十統

譚紫霄泉州人事閩王果封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踏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知人之壽夭南唐主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金紫皆不受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上同
佛在世時維耶離國王苑中生一柰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以一柰栽與梵志得歸種之如王

永嘉從義
補注菴羅
連利菴羅
果名以象名
樹其果似桃
非桃名難芬
別菴羅菴
和即本亦於
也本亦於從
本菴羅生時
菴沙王共茶
菴通乃生
菴日域者菴
於後遂為
大醫

家柰而樹邊復生一瘤節日日增長節中忽生一枚
周圍旁出形如偃蓋梵志乃作棧閣登視之見枝上
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
長養名曰柰女顏色端正天下無雙萍沙王登樓就
之共宿柰女後生男兒生時手中抱持針藥囊出梵
志曰是國王子之而執持鑿器必是鑿王名曰耆婆
耆婆所治輒愈於宮門前逢小兒擔樵耆婆望視此
兒五藏腸胃縷悉分明耆婆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
樹問兒賣樵幾錢兒曰十錢耆婆思惟不知束中何
有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著兒腹上無所煎

見最後有一小枝截長尺餘試取以照即復見腹內
兒即得錢歡喜而去云其載佛說奈女者婆經今畧
記焉此經後漢安世高譯

閩中陳第意言云人有嘆曰草化螢雀化蛤草木昆
虫之變也惟人獨無曰人之變也速于是念善則
幾於天地矣一念惡則幾於禽獸矣故至人不變常
人屢遷

捐軀赴難之義勳力報主之忠是人臣之大本也羽
族有鬻距之健毛群有齒角之獍驚驚然相搏哆哆
然相噬況于人乎故先不可不嫻習射騎擊刺輕躡

哆張口也

周緘角觥
觥云前衝
後敵無非
有力之人
左攬右擎
盡是用拳
之手
木鑿鍾火
尾牛見史
記
武侯七擒
孟獲七縱
孟獲見三
國志

角觥不可不繕造鬪器司牧良馬不可不誦古之軍
志所謂大公六強圯上一編孫子十三篇等是也然
其言只說破箇影子其實體機變則在從自己臆衷
闢取一片乾坤而施用焉耳如夫淮陰木鑿鍾田單
火尾牛武侯七擒縱又皆出乎天稟非所學而能至
也後世曲士織夫咕囁漫吐我善知兵法所謂効頌
學步者耶可笑蓋氣未素養事未素練卒遇填然戰
鼓之來則未有不動心變色舉措倉皇者也若能知
此守此則雖日銃砲之星燎其鬚戈戟之霜侵其膚
不退不走勇夫之為也斬將奪旗摧鋒萬里寧濟一

論角觥

二十一

時揚名策勲銘功太常良將之為也孔子曰臨事而
 慎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先儒以為非孫吳所能彷彿也講武之人宜探悟微
 旨
 袁氏世範云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
 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云施人勿念受施勿忘
 誠為難事
 雄畧帝之時丹波州水江有浦島子者乘舟而釣乃
 得天龜化為女浦島子感以為類俱與入海到蓬萊
 至淳和帝天長二年還故里其間蓋四百餘歲也頗

臨別贈一雲篋誠曰慎勿開君歸人世壽不可計矣
 浦島子能守婦言一旦有欲開篋之意焉不堪忍而
 開視無他物唯雲氣靄出耳即時顏衰形槁遂斃○
 蘇仙公名耽桂陽人漢文帝時得道一日白母曰某
 受命應仙當違色養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耽曰
 明年大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
 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
 扣櫃一說云以兩盤留家中若須食扣盤欲得財帛
 扣大盤慎勿開也言畢即聳身入漢紫雲捧足群鶴
 翱翔而去來年果大疫母療之以水及橘葉無不愈

者扣櫃所須即至三年後母心疑開視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

太平廣記引神仙傳右二事聊似故事

陶宗儀字九成天台人博物洽聞明于處世至元間

避松江之亭林力畊以給食然雅好著述雖在畝畝

恒以筆硯自隨嘗預置一甕于樹間遇有所得輒書

以投其中久之遂取次成帙名曰南村輟耕錄行于

世萬姓統譜

陶九成少舉進士即棄去務古學所著有說郛輟耕

錄書史會要四書備遺

金剛經無諍三昧龍舒居士註云梵語三昧亦云三

摩地亦云三摩提此云正定亦云正受乃謂入定思

想法也正定者謂入定之法正也正受者謂定中所

想境界而受之非是妄想故云正受世人不知此理

乃謂三昧為妙趣之意故以善於點茶者謂得點茶

三昧善於簡牘者謂得簡牘三昧此皆不知出處妄

為此說也

遊仙窟十娘詩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

痛死去一時休

明山陰高鶴見聞搜王云楊貴妃贈張雲容詩羅袖

動香香不巳紅蕖島島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
 柳池邊初拂水唐詩歸亦○張乖崖驛壁間一聯云
 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聞方是聞○杜甫子宗武
 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便拜詩還之
 宗武曰斧父竹也兵曹使我呈父加竹削也甫曰誤
 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今人以改詩為斧正蓋本於此○宋劉大中題石僧
 山詩雲作袈裟石作身巖前獨立幾經春有人問伐
 西來意默默無言總是春○蔡虛齋清臥處自題命
 好德不好王侯等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夫皇

名臣言行錄引原蕭文集亦載此詩○王守仁僂僂詩處處相逢是戲

場何湏僂僂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
 線長稚子自應爭咤說僂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
 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今人以半夜雞鳴為不
 祥其來遠矣唐來鵬曉雞詩云黯黯嚴城罷鼓聲數
 聲相逐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窓夢却怕為妖半夜啼
 潘閔苦吟詩云長使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又云髮任
 莖々白詩湏字々精出尚友錄
 南宋高皇帝頒黃庭堅所書戒石於州縣戒云爾俸
 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元許衡題風雨圖云南山已見霧昏々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途風雨橫倉惶何處覓前村○劉辰翁春晴詩云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無因化作千胡蝶西蜀東吳款々歸并出元文類紀

通鑑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劉恕撰外紀史紹撰釋文朱熹撰綱目蜀人李燾撰長編並宋朝人

史通唐中宗時人劉知幾撰通典唐德宗時人杜佑撰唐鑑范祖禹撰二十卷石

並宋朝人編年通載章衡撰歷代帝王年運銓要朱繪撰並

昌黎文集有題楚昭王廟詩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問茅屋祭昭王

蜀僧廣宣有詩名唐元和中住長安安國寺紅樓院與韓愈數往來宣有詩號紅樓集

梅聖俞月蝕詩有婢上堂來白我事可驚天如青玻璃月如黑水精時當十分圓只見一寸明主婦煎餅去小兒敲鏡聲此雖淺近意乃重補救情夜深免窟出眾星隨西傾

人主偏惡士之出於貧賤而不好其才之有賢能也儻雖有好焉者亦不肯舉而任也蓋堅執于擇氏族矣昔人不然傳說起於版築膠鬲舉於塩魚伊尹興於莘野呂尚出於渭濱蕭何為刀筆吏韓信寄食於

漂母衛青奮於奴僕班超備書梁鴻貨春本邦織
 田信長舉羽柴後改姓秀吉以為州牧明智光秀弒
 信長秀吉帥師討光秀以報君讐終席卷天下神笑
 妙策口碑相傳秀吉舉賀藤虎助後號肥賀藤孫六
 郎後號左以為州牧並傑乎武畧者也嗚呼囊雖臭
 穢何棄其金巖壑之間蓬茨之下豈無國器哉人主
 須是大著眼寬著腹可也

大智度論龍樹菩薩造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云問曰光明幾時當
 滅答曰佛用神力欲住便住捨神即便滅佛光如燈
 神力如脂若佛不捨神力光不滅也

宗鏡錄

宋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集

云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

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眾生之心猶
 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
 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目緣三
 界唯心心名為地

司馬溫公以圓木為驚枕少睡則枕轉而覺起讀書
 智顛止觀湛然弘決論棄五蓋欲修禪定者至被睡
 眠蓋覆以毛絢著其頂上睡則墮地覺已策發儒釋
 雖異勤心是同嗚呼後世之人不及古何其遠之甚
 也

按經鉏堂
襍誌貴人
士反以器
用不貴金
銀而貴銅
鑿為其一
反

今所寵幸于世者何也。好少年而色婦人，而或賜秩
祿，或賜金帛，藉此以壯門戶，且倡優少年，芳澤有加，
鉛華有御，與妓女爭妍，取憐熏轅，銜鬻之士，夫驕靡
爛熳之子弟，倉廩盈積之富兒，餽金納錢，交狎宴樂，
或買名香銅甕器種種珍奇具，玩弄以喪志，幾至乎
蕩破家貲，此外督瞽之伎，鼓笛曲謠之藝，傀儡上竿
之奴，遊手素餐之徒，紛擾絡繹，其施費不知幾千萬
可惜之甚也。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
光殷殷，摩曼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代。

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
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郎歿，非景濂不
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
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
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裔
出漢太尉震。宋濂楊廉夫維禎墓志銘畧楊維禎脫烏巾冠，鐵葉
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
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
為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
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

唱清款乃道人為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
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師忽示微
疾越四日越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
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
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
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師諱梵
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果
母張氏張夢曰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
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為
曇耀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義宋濂梵琦
塔銘畧已

上山辭

徵錄

崇禎中人著四書湖南講

錢塘葛寅亮論語湖南講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
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五十知天命易者窮理至命
之書與此五十正相合加我數年者謂學易未竟再
加數年功大易之占辭大抵言無咎無咎者善補過
故學易可無大過若以他人看夫子似無過已不足
道者而夫子却止言無大過今觀其五十知天命則
未五十時猶有與天命不相脗合處夫子即視為重
大失錯既知天命矣而猶有未耳順未從心則又皆
視為細微之失即所謂塵沙惑者也蓋謂之過者不

必果有錯悞即於道理上少待照瞭視之耳順從心
 尚是一重障礙夫子即潛維默歎而不能自已此所
 以望道未見而卒為大而化之之聖也徐時泰問加
 作假五十作卒有史記為據似非無因答曰安可以
 史記改聖經况云卒以學易文理亦欠明順○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嗅而作鳥見人顏色即飛舉而去從空中翱翔方來
 集止夫子看了雌雉因嘆其飛止之得時益亦與物
 偕春之意耳共與供同是供具之義嗅同與以鼻搯
 氣也子路誤認為時物以雉為供具此所共未必即

是所嘆之雉或別鷓鴣之亦不可知三嗅初時未識為
 雉詳嗅而知之不食而作起以示不悅之意惡其傷
 生也記者記此於上論終篇蓋聖門所重第一在仁
 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平日論仁俱止言愛人
 而此乃併及於物雖羽族之微亦關聖心行生無不
 欲其翱翔自得于天壤間所謂萬物一體者于此乃
 毫無遺憾也然後欣其生而即以速其死拂然此衷
 何能下咽又况當時列國日尋于戈使吾民肝腦塗
 地而舉世不見有耕鑿嬉遊之樂便為悽愴更何如
 哉何世能問共為共執嗅作憂為雉鳴正與色舉

翔集相証合何為反從邢氏之說答曰古人文字多
 不重複何必先虛說而復以實事為證又共嗅字義
 俱解不丟若共作拱則周禮內饗掌共羞五年共為
 子職而已矣他書散見尚多確有可據嗅為鼻嗅更
 易曉又三嗅而作與前盛饌變色而作兩而作文正
 相類然此論其字句耳若意義則就仁物言於夫子
 身上纔關切而全書論仁以此終篇亦更覺旨味悠
 長

按唐陸宣公制誥奏草奏議人君人臣不可不觀學
 者又不可不讀之書也宋名臣進奏議劄子元祐八

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
 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恭惟聖
 明天縱學問日新臣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
 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
 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
 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
 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
 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
 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
 為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贊勸之

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費以濬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費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選馭將之方罷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是為治但聖

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一而推擇如贊之論閱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聽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明湯賓尹曰宣公入翰林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宣公當時號為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時朝夕進見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澁從官相失夜登宣公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與千金其恩遇之隆如此何況階級之改轉哉使

常能存此心君臣之恩義可以永保矣奈何延齡信而思替也悲夫又曰勢氣凌五岳筆敵萬夫公諱贊字敬興

高野天皇蓋淫穢闇溺之一女主也嘗寵惠美押勝

又寵幸道鏡賞賜甚厚押勝敗後以道鏡為大臣禪

師遂授法皇位噫押勝似秦相呂不韋道鏡似宦者

嫪毐此等之人得朝一世遺臭千載誠可嫉而可憎

梁武帝金海 王應麟玉海 周興嗣千字文 隋

滿徽萬字文

宋景濂潛谿集蘿山集翰苑集芝園集 徐煥興公

整齋集 朱伯賢白雲稿 劉伯溫郁離子 王允

寧存笥稿

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丁巳關中地震壓死

李于鱗白雲

樓滄溟集

梁公寔蘭汀存稿

吳明卿甌甌洞藁

宋子相方城集

王濟之震澤長語紀聞文集

王

字濟之吳縣人謚文恪

大宋文鑑百五十卷東萊呂祖謙奉勅撰承詔于淳

熙四年之仲冬奏御于六年之正月周必大奉詔撰

序賜名曰皇朝文鑑

意安宗恂號又玄王嘗撰名醫傳畧菁川姜沆撰序

有鳥獸有龍腦麝香之語按本艸綱目云龍腦香出

婆律國樹形似杉木腦形似白松脂作杉木氣明淨

最澄賜
謚傳教
大師

圓珍賜
謚智證
大師

者善龍腦本非羽族非毛族姜郎偶未考耳
比曆山有根本中堂或曰在一山之正中故云中堂
或曰台宗詮中道實相故云中堂世傳寂澄創基之
時構一字於北置毘沙門像名毘沙門護國堂構一
字於南置經律論名一切經藏構一字於中央置藥
師像名一乘止觀院以其在中央故云中堂所謂延
曆寺是也自後圓珍觀舊制之廢毀曰二諦即一豈
背祖意哉乃合三字作一字謂之中堂出文集
唐貞觀中婆羅僧矯金剛石子以為佛齒遂為傳奕
之羚羊角所碎今世浮屠緘滕秘重之佛舍利真邪

假邪請欲使如傳奕者盡試焉

楚辭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其畧云舍君之樂處而
離彼不祥些朱子云些說文云語詞也沈存中云今
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凡禁呪句尾稱些乃楚人
舊俗西域咒語末云娑婆訶亦三合而為些也○翻
譯名義集云娑婆訶或莎訶此翻善說又云散去
難波免道之互讓也使海人泣苞苴惟喬惟仁之爭
競也弄寶位以角觝吁其跡相去之遠矣翅蓬萊隔
弱水之談哉仁與不仁而已

構佛堂于神地春日有興福寺建神社于佛區廂山

會餘泉卷四

有山王杜何相混之如此哉呼其弊也久矣其溺也甚矣如入不察何

顧況字逋翁吳興人文詞之暇善畫山水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鳥東望滄洲叫一聲○王栢字會之號魯齋事揚松山又從河北山不來聞達梅竹之妙不妄與人世罕知之○陳子昂工畫人馬○宋南渡後馬宋英温州人放達能詩父歿家資日前至錢唐游淨慈寺寫古松于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對月明烏鵲誤飛來蹈

枝不著空歸去○林泳興化人庸齋林希逸之子善墨竹自號弓寮

食經九卷崔浩 食經十卷膳膳養療廿卷竺暄 古今

食治三十卷孫思邈 食療本草三卷孟詵 食性本草十

卷陳良士 食經心鑑三卷魯殷 食經通說一卷婁居 食

物八類本草二卷汪穎 食鑑本草四卷竇原

劉士亨詠貓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



贈餘雜錄卷之四

